

對於小獸人來說，這個紅通通的山谷的夢境實在不是一個適合小朋友的夢境。但是從某個時候開始，小獸人只要閉上眼睛陷入熟睡，就會很自然而然的被拉進那個世界。那是個隨時、不間斷、永遠都在狂笑的癡狂笑聲。起先小獸人還會本能的捂上耳朵，拉低長長的狼耳朵想逃開那個聲音，幾次下來發現越想逃避越緊跟自己，甚至離開夢境回到現實時耳朵都還會有餘音，最後他選擇無視……然後吵著夢裡那個大蝙蝠為樂。

這天是吵著要大蝙蝠抱抱，那天是爬上蝙蝠背上小手猛抓那個頸毛，隔天又是躲到翅膀底下指著天空的大紅太陽和張開雙手期待著無邊無際的紅色天空之外世界。

大蝙蝠很安靜，說話總是挑最少最精簡的字在說，但因為又大又毛讓那個小獸人完全當成是大玩具——僅限夢裡的。

對於大蝙蝠來說，這個充滿骨骸死屍肉塊和精神污染的停滯時間實在不是適合未來主人的成長環境，只是身為被煉製為魔力生命體的他們，除了這個時間點沒有其他更加穩定的時間段……事實上有，就是那個月色下他與小主人第一次聯繫上的那天，只是如果說那是滴入烈火中的露水，那這個源頭的罪孽慾望就是燒盡所有的火海，區區露水總是很迅速的被火給翻覆再回到原始。

小主人想要抱，他會用沒有生命熱度的翅膀摟著；當小主人想要爬上他背上，他也會趴低身體讓小主人坐的安穩；小主人想飛高高，他也會展開充滿不祥的薄翅膀飛到最高處。

可是小主人想看到的未知的遠邊世界，他無能為力。

白蝙蝠自認自己不是個好使魔，和跟影子裡那個魔力泉源的半身不同，除了啾啾叫和在現世有個肉體能移動外，他幾乎就像個普通小動物、實際也真的就像是只會吵鬧。他從來都不在意那個小獸人死活，會陪在身邊只是因為小獸人需要點活潑，儘管每次都會被那小狼崽抓進被窩被迫陪著睡。

自己很清楚，他心目中的最重要的那處並不是這個小狼崽，而他本來以為半身的「他」也是同一想法。

而結果黑與白的使魔在紅色的夢裡大吵一架，最後雙雙各退了一步，互相守護還沒完全長大的小主人順利成長。

反正，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那個不該斷聯繫的契約竟消失無蹤，就像一開始就不曾存在。

那天長高又拉長輪廓的小獸人潛入了夢中。
他看著一黑一白與自己外貌沒有半點不同的使魔，仰頭看著那個高空的紅色太陽。

「你叫白翼。」
「那你就叫白牙。」

他們互看一眼，其實本來是想最後一次勸這隻呆蠢的小獸人，所以把那個幾乎快褪色的夢境呈現給他。

「啾！」
「好。」

「不過為什麼一定要用我的外型？這樣不覺得奇怪嗎？」
「不會啾！」
「.....要從這裡找到您喜歡的外型也可以.....」
「那就不要了」

好像什麼外貌協會相親什麼的.....

還沒習慣在夢裡沒有隱私的狼，內心的牢騷全給使魔們聽得一清二楚。